

腊月是件旧衣裳

北辰

春装嫩，夏装轻，秋装时尚，冬装暖，时至腊月，腊月是件旧衣裳。

腊月是件土布旧衣裳。它是旧式的老棉袄老棉裤，它不鲜不亮，不滑不润，样式传统。一到腊月，那些比老祖母老得多的民谚就进入日常语汇了。“男怕五月，女怕腊月”，不管你是50后60后还是新新人类，都得忙了，忙得跟老民谣一个样：

“腊月二十三，灶王送上天”；
“腊月二十四，掸尘扫房子”；
“腊月二十五，家家糊窗户”；
“腊月二十六，杀猪割年肉”；
“腊月二十七，杀年鸡，赶大集”；
“腊月二十八，家家把面发”；
“腊月二十九，户户蒸馒头”。

这只是强调后几日，其实甫进腊月，感觉就立即不一样了。先是冷继续加深，意思很明显：不管你在哪儿，你是干啥的，都快回来吧，外面冷——这是招游子。然后是好天气不多了，“腊月黄天”，“黄天”是“有太阳的天气”之谓也，极言其贵。游子们快回来了，把他们的被子晒晒，晒得软乎乎的，晒得香喷喷的。咸鸭子、腊鸡腊肉、咸鱼等，一概拿出来挂着。挂晒的是物也是心情，心情晒得舒展了，脸上就挂着微笑了。到最后的冲刺阶段，才是采办和扫尘之类。

进入腊月的中国最中国。任你貌美如花，也是孩子他妈；任你时尚新潮，也着棉裤棉袄。可是，这样的老棉裤老棉袄不寒碜，那是老派的沉稳、气度，是古中国的温情、自信。这种传统的旧衣裳，智慧。

旧衣裳软和、体贴，贴心贴肺，知寒知暖，这也不是白给的，是磨出来的。没剪的线头，剪了；漏风的洞眼，补了；硌肉的硬处，软了；长短不适处，整了；不美观处，改了。如此修修改改缝缝补补，看上去确不美观，于是，西邻笑我穿的破，我笑西邻看不穿。那些打补丁的地方，挡住的岂止是风和寒？还增加了暖的厚度，那是小小的盾牌。西邻迎新要嗨皮，我们迎新掉层皮，可是，仅仅是洗晒吗？仅仅是扫尘吗？仅仅是杀猪宰羊且为乐吗？仪式感。仪式感是给天地祖宗神看的，更是自言自语。

这么好的旧衣裳，是不是要穿着它过年跨岁？当然不是，要换掉的，要不，岂不是咏癖疥为桃李？但只是换掉，而非扔掉。旧是更换的原因、理由和必然，但是旧又是更换的借鉴、勇气和底本。更换是为了更新，是为了穿得更漂亮更暖更舒适，经验、教训都具象在旧衣裳上，看一看，想一想，比箴言更有针对性，比格言更有效。

旧衣裳是勇士的铠甲和勋章，也是九袋弟子的打狗棒，每个人都会把它装进新征途的行李箱。这样才能让上一年的风雨兼程没有白走，汗没有白流，白眼没有白遭，闷棍没有白被打。新的路程就要开始，无论你曾经怎样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，还是如何的

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，都将翻篇重新开始，但新篇绝非飞地，而是暂时休整的驿站。得意的，旧衣裳诚然可以传代；失意的，旧衣裳更是血染的袈裟，意义更为重大。

五千年的中国有许多这样的旧衣裳，它们挂在经史子集里，挂在琴室书房里，挂在民俗民谚里，所以我们活得从容。



隐心乐年

叶轻驰

年，可以是一次世俗之旅。

平日里，戴着面具做人。人前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；人后，却有着笑不由心的伤。而年，也不过是平日里的延续。

在各种各样的饭局中，觥筹交错，你来我往。一个年过下来，脑中除了一片片开合的唇，一张张虚与委蛇的笑容，再无其它。这样的年，看似热闹，却空虚到了极点。

年，也可以是一段避开世俗的隐逸之旅。

当你双脚站在久违的土地上，不禁会卸下心防与伪装。迎面而来的，是热情好客的乡亲；家中等候的，是双鬓染雪的父母。乡情与亲情，都是岁月里沉淀下来的醇香美酒，尝一口，都能让人心醉神驰。

在这片熟悉的风景前，再多的伪装，都是多余的。在你工作的地方，你需要戴着面具，与人虚与委蛇；说话，也得小心翼翼，左右权衡，生怕一不小心，得罪了人。可当你踏上故土的那一刻，所有的世俗炎凉，都烟消云散。

在这样的氛围里，你可以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；你可以卸下面具，以真实示人；甚至，亦可以放纵自己的小任性，不怕得罪人。而这些，平日里都是不可能的。

我见过一位女同事，唯一一次蓬头垢面的样子，就是在其过年期间。那次，偶经其老家所在的小村子，顺道去看看。结果，平

日里不化妆绝不出门的女同事，竟然素面朝天，毫无装饰。这样的她，于我们而言，实在是陌生的。

那次聊天，难得的愉快。卸下妆容的女同事，也难得地向人敞开了心扉。我们这才见识到，平日里坚强的女强人，也有着小女孩的一面。临别时，想着一旦回城，开始工作，见到的又会是那位强势的女子，心头顿时一阵惋惜。

而这，不就是年的魅力吗？年，就像一道屏障，将世态炎凉隔绝在外。外头，寒风凛冽，刮骨伤心；里头，暖风阵阵，犹如寒冬之外的桃源。而在这片被称之为“家”的桃源中，我们需要的，仅仅是释放本心。



年节 李海波 摄

写春联

许冬林

幼时，我家的春联，基本由一个读过私塾的长辈来写，他是父亲的姑夫，我喊他姑爷爷。请姑爷爷写春联的人很多，需要排队预约。到了约定的那天，父亲早已把红纸儿裁好，齐齐放在桌边，墨汁毛笔全都静静备在桌子一侧。姑爷爷背着手悠然踱进我家，径直来到桌边，提笔就写。父亲像个书童似的，陪侍在侧。姑爷爷写好一张，父亲双手捧着，捧到长凳上晾干。

我和弟弟那时每日睹姑爷爷和父亲相伴写春联的情景，就觉得此种场面庄严神圣，又心上欢喜到慌乱，因为明白，春联一写，年迈步即到。姑爷爷上午写完春联，中午会慢慢地喝酒，母亲早烧好一桌丰盛菜肴。姑爷爷一边喝酒，一边跟父亲谈论些王侯将相的轶闻旧事，什么朱元璋儿时放牛后来做了皇帝，马氏娘娘有一双大脚，包黑子秉公执法连王公贵戚的头也敢杀……听得幼小的我心里莫名也有了豪气和胆气。

姑爷爷剩下的那些残纸残墨，父亲不扔。父亲用这些剩下的纸墨来写灶台、杂物间、猪圈、鸡圈的春联，“上天奏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“六畜兴旺”……是的，父亲也能写，但父亲总是谦卑，觉得自己的字不好，那些人丁出入的大门、后门、卧室门、厨房门，只有贴姑爷爷写的春联才算正统。

后来我上中学，父亲忽然不再请姑爷爷来写春联了，他打起了我和弟弟的主意。腊月一到，父亲买回红纸放桌上，似乎有点儿语带讽刺地说：我们家有俩个“文墨先生”，今年的春联，你们哪个写呀？

我心里清楚，自己绝对算不上文墨先生，跟一肚子书墨的姑爷爷绝对不能比。可是听父亲这样说，心里很不服气，心想，写就写，怕什么！那时，父亲成了我的书童，他殷勤地帮我裁好红纸，教我每个字落在什么位置，嘱我字与字间距一致。

那时的乡下春联，内容大多陈旧，像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这样的内容，总是年年写，于是，我就想写些内容不一样的，读来新鲜的。那时我上政治课，学到了什么小康生活、共同富裕之类的内容，于是那一年我给我家大门春联的横批拟的是“小康在望”。“小康”二字来自政治课本，“在望”二字来自《红楼梦》里宝玉的“杏帘在望”。如今30年过去，想来也有趣，站在2021年的春节门槛上，当年我的“小康在望”现已变成“建成小康”。

那时，我们家还有一扇杂物间的门，之前许多年此门的春联都被父亲潦草对待。但那扇门面西，朝着河水。最美是黄昏时，推开门就可以看到河边夕阳、榆树、垂柳、澹澹河水和隔水的村庄行人，好似一幅“清明上河图”。特别是冬天，落光叶子的榆、柳枝条纤细如墨线，疏疏透着夕照与水光，极有古诗的意境。有一年，我忽发奇想，用了两句古诗作为这扇门的春联内容。后来每每上学，一路读着别人家的春联，总是福呀财呀乾坤呀大地呀，再看看我写的这幅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，心里就会暗自得意。

有一年，晚上欢欢喜喜写好春联，第二天早晨起来大吃一惊，那些字都被画蛇添足地添了“手脚”。我立刻怀疑是弟弟干的，于是审问弟弟，弟弟坚定否认。那是谁干的呢？难道是老鼠干的？老鼠拿舌头舔？喊来父亲，父亲看着那些一夜长出许多腿脚的毛笔字只是笑。堂哥看到我的字，更是笑喷。最后他们推断出，一定是我的春联字迹未干就被竖放，夜里墨淌下来，淌出许多“腿脚”来。这是我写春联时的一大教训。

在女孩子们跟着母亲做吃食、搞卫生的乡下腊月，我被父亲鼓舞着，去写春联，这或许也是父亲关于春联的一个独特创意。写春联的时光真是庄严隆重。